

括

異

志
下
冊



括異志卷第六

王少保

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黃州
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師入豫章市不易
肆至戊寅歲受代徙傳舍有黃衣來謁延之坐
乃曰公總兵入州泊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
大矣陰陽垂祐無疆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數
幅曰他日舟至大孤山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

襄國張師正纂



之才出門即不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黃衣止
公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易
為真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
方合之服者無不效盛太尉乃太保之孫女壻
得黃衣親書本盛疾作服之亦愈

范叅政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聖中以帖職通判陳
州時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俾奏章祈
祐築壇于正寢郡守召公預其事公竊笑曰庸

鄙小人安能達章帝所耶但郡守以太夫人之
故多方以圖安耳既而復謂道士曰仲淹將來
休咎可得知之否道士以唯僕至天曹問之既
而秉簡誓章伏于壇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動
試捫其體則僵矣殆五更手足微動遽扶坐於
床飲以茶藥良久謂郡守曰奉賀太夫人尚有
六年壽所苦不足憂也又謂公祿壽甚盛必入
政府郡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道士曰方出
天閣過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不得出是

以稽留公益不以為然問曰狀元何姓曰姓王
二名下一字墨塗之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
郡守之母疾苦尋平明年春榜狀頭乃王拱壽
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教道士之道神事聞之
畢因傳仲達陳著作之方云

麥道錄

麥道錄本宦者嘗為入內供奉官勾當事材場
一日出西水門有丐者死於行河岸之側有敗
席短杖時方大雪獨不積其身麥異之為布衫

褲麻屨故巾瘞之于隙地他日奉使廊延至蒲
坂北一郵置有一貧人詣門請見仍云嘗受恩
故來致謝麥召見詢其由曰自頂至踵皆君所
賜也麥固然良久方省瘞丐者事乃延坐與語
屏左右移時而去麥既回京發瘞但見席杖而
已麥遂棄官為道士為左街道錄年九十餘卒
聞之十朱左藏允中

楊道人

楊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郢之京山縣豐

國范頓市中好與小兒戲狎雖大寒甚暑而未嘗巾幘衣裳惟裸露而或以衣服贈之旋即旋與丐者故人尤惡視之往、逆知人中心事復州蘇繹寺丞得一燒朱砂銀法試之有驗往見之揚即前曰澁、酸朱砂燒盡水銀乾更不復語又彭長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紙干之乞數字直書云翻車二十五千既而果于翻車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貫市之熙寧癸丑歲辛子儀令京山揚每來謁之贈以衫帽或得宿外齊雖設

衾榻密視之已安寢於地矣未幾索紙筆橫作二畫自一二三四書訖授子儀諦視之乃四字也果至四月而乃父棄世道塗商賈皆云見其死於數處矣而形狀不改熙寧七年卒於范頓豪民張絳家為冒棺埋于市側市民朱如玉方客京師是日見揚來訪不交一言後朱自京師回白縣開其藏惟空棺耳其異迹甚多能記其一二也 辛都官子京錄示

廣州新會縣道士李芝性厚簡默居常若愚者問為兩韻詩飄洒非塵俗語常讀史傳善吐納辟穀之術膚體不屢濯自然潔清髮有綠光立則委地所居房室不施關鍵邑人崇而施與金錢衣服無算人取去未嘗有言或召設祠醮一夜有數處見者至和中多虎暴芝持策入山月餘方出謂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至和中親見之今則尸解矣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性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祿何為遂辟穀不食以養氣全神為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讀開寶中南游荆渚時鄉人韓可玘為通守延納甚歡會朝廷弔伐江吳軍府多事因禡儒服為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公侍郎墀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嘗以方鑑遺張白收之可以辟邪白韜真自晦日以沈湎為事傲乎其不可得而親者往

往入塵市中多所詬罵切中人微隱之事衆皆
異之每遇風雪苦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
永日方出衣襦沔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以
乾燥或與人為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數輩盡力
推曳畧不少偃又或仰卧舒一足令三四人舉
之衆但面頰其足不動居常飲崔氏酒肆崔未
嘗計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來則客酒輻湊嘗
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南來道詩好士飲一斗卧在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

尤倍南岳道士唐允升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
士也慕其人常與之游白天才敏瞻思如涌泉
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首皆以武陵春色
裏為題一旦稱疾亟語觀主曰我固不起慎勿
燔吾尸恐鄉親尋訪言訖而絕身體潤澤異香
滿室傾城士女觀瞻累日為冒棺葬於西門外
逾年監兵罷歸其僕過白于揚州開明橋問方
鑑在否為我語汝即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
張駭曰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鑑熟視随手

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揚州亦
遇自携大葫蘆貨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話武陵
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為我附書謝崔氏余婦
致書崔氏覽之大驚遽掘所埋棺已空矣白注
護命經窮極微旨又著指玄篇五七言雜詩唐
魏集而名為丹臺並傳于時大抵神仙之事見
于傳記若白之解去此耳目相接年祀未甚遠
今室而祠之不惟衆所瞻仰抑將傳信于永世
也 斯皆柳應辰職方撰祠堂記畧云

靜長官

靜長官真定人登明經第寡嗜慾好道家修攝
事一旦棄妻子遊名山數年不歸天聖中先君
與親舊杜獲向知古會于磁州慕容大保之第
始然燭叩門頗急啓之乃靜也緼袍皂條布巾
芒屨把臂甚喜詢其所往曰自別浪迹于山水
間良愜素忠^心今將歸真定視妻孥聞諸君會此
故來相見既飲靜曰方道舊為樂而酒薄不可
飲 某有藥以資酒味於小囊中出藥一粒如彈

丸投餅中復暮口良久飲之氣味極醇烈夜漏
上四鼓諸公皆酩酊就寢雞既鳴靜獨謂僕夫
曰或諸公睡起報云我且歸真定也既曉相與
歎靜藥之為神亟命健僕走真定問其家云未
嘗暫歸余前年寓洛下有醫助教靳襲者於其
家常惟一榻枕蓐甚潔人問其故曰以待靜長
官靜今隱蒿少間歲或一至或再至靳氏以神
仙事之嘗以方書授靳由是醫術大行家皆數
千方靜今年逾百歲狀貌止如四五十人洛人

多知之

率子廉

衡嶽道士率子廉落魄無他能嗜酒性狠悖於
事多不通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接故以牛
吁為居山之魏閣景甚幽邃而子廉慵惰致蕪
穢委積而弟加芟掃以是景趣湮沒閣宇圯壞
游者以其境污人陋亦罕到焉故禮部侍郎王
公祐以中書舍人守潭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
衡岳遊覽佛寺道廟殆遍回訪所謂魏閣者群

道士告以推陋無足觀而王公堅欲一視及至則子廉猶醉寢王公入其室左右呼索之而子廉醒未解徐下榻拭目瞪視王公久之乃曰窮山道士遇酒即醉幸公不以為罪左右皆股懷而王公欣然無忤其應答之言雖甚俚野而氣貌自若王公異之遂載與還郡日與之飲酒所以顧待之甚渥人亦莫諭何以致然也間辭歸山復止魏閣者又半年然王公問遣時至山復作詩二章寄之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遠行當

一別舍人即日扁舟下潭謁王公且曰將有所適先來告別公曰往何地則曰未有所止緣其一念所詣則翩然逕行恐爾時不復得別故預耳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日辭歸魏閣至之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盟洛飾服焚香秉簡即中堂而蛻去聞者驚異李為買棺厚葬之殆半歲有衡岳寺僧自京至於安上門外見子廉云來看京師即還時蒙李觀主厚有贐行懷中出一書附僧為謝李發其封真子廉之書也人皆嘆

王公之默識

張都官子諒言

許偏頭

成都府畫師許偏頭者忘其名善傳神開畫肆於觀街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約四十許負布囊詣許求傳神許笑曰君容狀若此而求傳神得非有所稟而召僕也耶曰非也聞君筆妙故來耳幸無見鄙即解布囊出黃道服一襲又出一鹿皮冠白玉簪遂頂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且長矣乃一美丈夫也許大驚謝曰不知神仙降

臨前言戲瀆誠負媿悵道人笑曰君可傳吾像置肆中後當有識者或求售者止取一千錢不可逾也許如命寫訖未及語携囊而出許拜謝已不見許遂陳所傳像於肆有識之者曰此靈泉朱真人也求售者曰才數許家皆遂日益後以會直畫且不給每像輒云二千是夕夢道人謂曰汝福有限吾嘗戒汝不可妄取厚直安得忽吾言促其壽也遂掌其左頰既寤頂遂偏自是呼為許偏頭慶曆中許年八十餘方卒朱真

人者乃朱居士

也見唐書列傳杜光庭列

僊傳

事得之裴張長官公愿云

張翰

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竇氏翰竇出也竇之生歲月日時不利於夫遂減歲遷就吉辰而歸於張氏間與厥夫禱嗣於歸真觀之三清殿祝辭以所減之齒告焉繼育數子而翰父物故會歸真觀火竇密以錫五十萬與道士修殿宇少時竇亦死後數歲翰

忽為神所憑以乎執髻鞠躬曰聽聖語竇氏以詐偽之歲誣罔上真又弗詢於子私用家貲已受考于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眾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繇是荆人率聞之噫女子增減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雖小妄以告神則罪大也專取家帑以用構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責怒矧非理而用者乎

括異志卷第七

張龍圖

龍圖張公壽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樞直為
殿中丞日本朝請在京師稅宅於汴河南小巷
中居常閉關一日有人叩門頗急大呼曰小師
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張起視之乃一老道士也疑
其狂且醉不復與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
妊娘是夕生燾燾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
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

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曰非敢
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心此吾為若言少
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通曰張
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景元仲
骨清粹襟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 事
聞之張容省元云

孫副樞

寶元中副樞孫公沔自小諫以言事左遷監永
州市征當夢一道士喻以牽復之期又曰吾有

少田在部下為人所盜可為正之俄而孫移倅
長沙曰祠岳廟遍游道觀佛寺至九仙觀見王
真人像充肖夢中之見者詢其公財歲入見云

有田數百畝為鄰畔有力者所侵遂檄縣窮究
盡取故田還之觀乃梁天監中建後廢唐刺史
張覲復加管構庭有磐石如壇上可坐三十人
九仙者皆輕舉於是地晉道士陳興明施存尹
道全來徐靈期齊陳惠度張曇要梁張始珍王
靈輿鄧郁之也 建昌李觀撰祀章岷書右

芙蓉觀主

慶曆中有朝士冒辰赴起居至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靚妝麗服兩兩並馬而行若前導俄見丁觀文度擁徒按轡繼之而去朝士警曰丁素儉約何姬侍之衆多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泊宅眷將游何處對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告項之聞丁卒

辛都

官子言云

曾屯田

屯田外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守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蒔力凡曾所欲之物必先致之呼而問之汝常逆知吾意何也老卒曰偶然耳再三詰之但唯唯而已曾自此善待之時嘗之以酒食一日薄暮老卒白會曰荷使君厚顧某非碌碌者今夜三鼓乞使君一到園中有秘術上聞曾欣然許諾及期將其公服詣之家入皆曰豈有郡守夜半公裳謁一卷老卒攷處止黎明報園子物故仍於腰下得白金數十兩會

惋歎不已買棺殯于野數月有人自廣州來園
卒附書為謝視其墓四周摧陷樞悉破露發之
但襁袍中屨在焉曾以謂尸解也追悔自咎者
累月回而頗失心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

許人天禧中嘗以備雇淪湯

滌器于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
者形貌瓌偉神彩凜然屢目于郭亦既疑其
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劍郭私念曰必呂

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於前曰際遇先生願為
僕廝呂不顧東去郭乃尾後至一閭處呂回顧
曰若自欲事我耶可受吾一劍郭唯之延頸以
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乃在百萬倉
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
之所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
我尋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天聖末有趙
長官者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縕
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

遂問見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之見今為大數
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為妄問
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為汝買
棺仍告曰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節挿穴
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
水浣身卧槐下遂絕趙大異之為造棺河朔之
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挿棺首瘞之於河岸仍恐
為狐犬所發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天雨河
水泛漲數日乃退趙慮其柩為水所漂策杖臨

視其棺果露而四際穴開以杖撥之但見敗絮
是穴尸解矣趙嘗為先君言之如是

牛用之

道士牛用之真定人幼逮事常鐵冠常鉄冠邢
州人有道術祥符中得召見後隱泰山復游天
台頗得考召符禁之術自餘抗游姑蘇落魄魄不
事儀檢好飲酒啗葫蒜犬肉或傳其有道術者
人不之信慶曆中薛公純中舍監蘇州市征嘗
外嬖一官妓其妻李氏性悍妬不勝忿怒謀害

其夫俟薛醉歸以及賊其要害家人救之獲免
會李之父母過姑蘓聞之俾其弟持藥飲之而
斃即夕為厲于薛氏擊戶牖碎器皿或滅其燈
燭或嘯於堂廡遂召符巫覘辟除之不能去不
得已乃告牛曰此細事今夜可除之乃設酒饌於
正寢召數客共飲既夕牛設一案於所不上
置銅鐸始乙夜鐸忽鳴訟案足而下去地尺餘
如人携持鳴振而去久乃不聞牛曰俾追捕女
厲耳逮四鼓鐸聲自南來俄頃入門坐客如負

冰雪毛髮盡植牛乃取一榻臨案而坐如有所
詰問曰汝謀殺夫死實其分得不棄市乃大幸
也安得更為崇厲以擾其家少選又曰汝若不
見聽吾當請帝錮汝於石室中如止要冠珥祥
襦之類翌日當與汝遂丁寧誠勵遣去明日遂
具其所要泊楮鏹數十萬燔之城外女厲自茲
不至牛後亦不知所在鬱林州推官崔迪其夕
與牛同飲於薛氏之館目睹斯事

畢道人

畢水部田潭州人有季父幼嗜酒不治生嘗遊
江湖間衣弊褐携一扇懷袖間置沙數合偶有
所適則藉地取沙寫風雲草木蛟龍禽獸之字
以扇扇之殆尽乃欣然而去嘗有賈姓者過洞
庭方離岸為暴風所漂幾至沉溺忽見一人循
岸以扇招之入舟漸逼岸遂獲免賈德之默記
其形狀及艤舟尋之不復見矣旬日賈到長沙偶
於闐闐見之邀歸酣飲出金帛衣物為謝畢曰汝
舟免溺余何力焉固辭不受強之乃取衣

服數事旋以施貧者一無所留其後竟不知所
在

得之李林宗秘技

段穀

段穀者許州人累舉進士家豐于財役忽如狂
日夕冠幘衣布袍白銀帶行游塵市中謳吟云
一間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風吹遭簷破碎斗拱
邪歌看、倒也每至倒也二字即連呼三五句已
墻壁作散土一堆至人永不來歸遇其出入則
有閭巷小兒數十隨而和焉人以狂待之不

以為異慶曆末病死權厝于野後數年營墓
發視但空棺耳 王允成承制在許州親見之

方道士

方道士失其名不知何許人隱于塗陽之西山
磁州有護國靈應公祠每歲二三月天下之事
神者四集所獻奇禽異獸巧工妙伎珍肴異果
無所不有至期鄰郡之事本亡字人多會於祠
下遊覽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罷去乃歸方道士
無歲不來常以九蒸黃菁以遺交舊一歲忽不
至皆謂徙居他山或以為物故明年春城隍廟
神座後有死人埃塵厚且寸餘官吏將檢視忽
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復陪諸君酣飲月餘乃
去自是不復來 聞之學究向知古云

高閻

高閻蜀人也本姓向名良少為郡吏抵罪云命
遂易姓名焉雖眇一目而神檢高爽善詩來徃
江湖間深得養生之術飲酒數斗不亂許郎
中申為江東轉運使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嘗艤

舟貴池亭有九華李山人者與高有舊因謁許
延之使飲各尽二斗餘殊無醉態高取釣竿謂
李曰各釣一魚以資語笑然不得取蟹乃釣餌
授坐前甕罈中俄頃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約
釣魚今果取蟹可罰以酒也後死於滁之瑯琊
山僧寺將終以玉笛授僧曰此開元中寧王所
吹者然不知是否時已幾百歲矣
許申孫子聞
誨言

孫錯

孫錯不知何許人也祥符末嘗讀書於鎮州西
山之書院一日採藥迷入深山見茅茨數間有
道士据榻而坐孫再拜問歸路道士俾坐熟視
曰窮薄人也今既遇我當使汝足於衣食既而
與丹砂一塊如拳又授以一符曰可以召鬼及教
以符傳本篆字謂曰今歲河朔大疫汝以此
砂書符售之一符止取百錢不可過也召鬼之符
止可一用蓋救汝之禍也再用則不靈汝其
悉之既出山鬻符于市果能愈疾錯遂市一牛

騎之戴鐵冠披絳服流轉至大名府時太尉王公嗣宗守魏擒而械于獄將以妖誕惑衆黥配之錯謂獄官曰錯非造妖者間遇神人見教耳乞乘間白之言錯能令人見鬼及其祖先王聞之乃日昔劉根嘗有此術舍釋縛試之果然遂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事後砂盡術衰遂逃去寶元中嘗詔天下捕之

揚貫

揚貫開封府寧陵縣人也嘗兩舉進士不預薦

送即改業明法人或笑之曰我誦法令苟得入仕則官業已精熟矣一夕夢五色光來自西南入寢室光中有一道士叱貫令起謂之曰汝逮今三為人矣始為屠以為人女既笄而自縊今乃得為士人爾頂有戴笄頭有投纆之痕尚在可視也貫曰人之庸理萬狀安可便以屠者洎女子相誣乎道士曰爾以為不然耶遂懷中探一鑑令視之則鼓刀施朱之狀宛然貫即再拜謝又乞諭向去休咎道士曰爾壽過中年官至

令尹既寤而大異之明年遂得明法出身治平
二年調邛州錄事叅軍今杭州推官呂昭吉時
任司寇屢與之飲數爵之後則頸上綆迹甚明
詢其故貫具言夢之本未及披髮見肉眦圓五
六寸若宴教然年逾五十授潞州潞城縣令到
任而終

張酒酒

道士張酒酒失其名不知何許人天聖中主西
都張水縣之天禧觀善淬鑑經其手則光照洞

澈他工不可及或時童推持鑑來治者遇醉則
或抵破之或引之長三尺小兒驚呼乃笑曰吾
與君戲乃取藥傳其上以敗糞覆之摩拭良久
清瑩如故得錢唯買酒未嘗一日不醉一旦拂
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於藥櫃山中始見村人
有人立於岩石之上久而不去經旬往視之故
在遂聞於鄉嗇夫就而察之乃一道士拱立且
彊也嗇夫以為不祥推扑之邑尉檢視頂有一
竅如雞卵大殊無血清面色如生尉聞嗇夫推

仆鞭之即瘞放於解化之地

括異志卷第七

括異志卷第八

明叅政

襄國張

師正

纂

明叅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瞻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叅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執視乃叅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駢出我不覺大呼遂

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
覩具述所以明日然又云明始病數日即似荒
亂有郎官某人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
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比為叅政
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曰曾見無頭鬼
語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乎曰已食矣又曰
豈未餌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
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
郎官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

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
異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
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
其不起乎數日遂卒夫為將三世道家所忌謂
攻城野戰玉石難分耳明以己之私忿殺無罪
者宜乎見厲於垂死嗣續汨而不振也

徐學士

熙寧中徐學士禧始受職官中書習學公事自
豫章侍親之闕下舟行次彭蠡湖味爽而行期

早抵南康軍俄而水面白霧四起始慮風作促
舟人疾棹未四五里霧稍開見二朱漆萬斛巨
艦旌旗赫矣搖櫓者肅而不譁相去百餘丈東
南而逝未二三里又見朱艦間以金碧旛旆尤
鮮華亦相踵而去少時又逢二白艦載甲士數
千戈戟森列尾三舟而行徐之舟人既見俛不
敢正視然望其船遠而益小泊抵他岸皆若一
履宮庭湖廣水經其載其靈近傳有小龍者多
出處其中豈其靈變耶

徐學士嘗言

魚中丞

中丞魚公周詢天聖四年第進士甲等初命大
理評事知濟州金鄉縣嘗書臥書閣中有守閣
老卒入白事但見烏蛇蟠於榻矯首冠帽以聲
甚厲卒走出呼侍吏共視之乃見熟寢未寤後
至御史中丞而卒

張都官居方云

祖龍圖

祖龍圖無擇始登第倅通齊州歲餘得告歸蔡
州營葬事畢復仕後春季檢視官物于禹城縣

過石河灘沙中得片石上有數十字乃葬其先
君之誌也遣人視墳壠無一杯之缺竟不測其
所從來 范郎中微之言

尚寺丞

司勳外郎尚公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夔州巫
山縣有尉李某者山東人頗幹敏一旦疾病尚
聞其委頓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
也尉曰願以老母幼女為託公償垂仁惻某雖
死敢忘結草之義乎尚慨許而法然愍之既死出俸錢

送其母及骨函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
李如平昔拜且泣曰某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
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妊娘明年解官公
流赴闕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措呼將抵
荆渚又夢李報曰某明日當生府中必送一合
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
遺尚尚曰聞邑君育子以為糜粥之具曰字穎日
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而篤於學官至大理丞
張稚圭說

高舜臣

大名府進士高舜臣嘗言其從兄祥符中為
衙校董卒教百人伐木於西山一日入山督役
迷路聞樂聲合作於山谷間尋聲視之見婦人
數十衣服華麗執笙等會飲于礧石上居席首
者召高坐其側亦及以酒者謂曰吾欲婦汝何
如高但愧謝又曰汝今歸寨中吾將繼至是夜
果往高亦恍然不測自此遇夜即至室中帳纒
枕褥之具備設曉復失之若此者達一月役兵

取材既畢與高同歸高之父母聞之大驚曰此
子為石秋木魅所惑也回即東廡而居家人視
之則裝寢之具冠衣之類悉已張陳高氏家人
亦罕見其面或見其冠珮或見其帶襦而已家
屬相與憂懼慮久而致禍乃召巫覡具符水
禳詛之術女子笑謂高曰我豈妖怪害人者何
見疑之深也儼然殊不顧高氏家亦無奈之何
居半歲高氏會客烹牛為饌女子見而大駭曰
我以君積善之家故願奉巾櫛於子亦將福汝

家不意暴惡之如是君家固不當留亟送我歸也高白其父母聞而大喜立俾其子送之去西山數舍其夜不至高亦不敢復前但望山悵恨而歸高氏子竟亦無恙大名進士陳倫因言神怪而及之亦未以為信治平初予為大名鈐兵進士王詹亦道其事與陳說正同舜臣後以累舉推恩得州長史

王慶

諸司副使王慶皇祐中差知豐州性剛暴刻而

少恩一日視事忽覺頭昏痛不可忍捫其首生兩角僅二寸許數日大叫而死

有李顓者景初登進士第性豪蕩不檢邢州觀察推官病疫死既斂其頭髮如珠有二角長一寸餘左藏朱允中大邑主簿王綱言

孫翰林

慶曆中揚內翰偉郡封生堂上見一老嫗蓬鬢敝衣逗入子舍誰何之不應頃之復出語云即君教我來老息婦不敢自專遽呼左右逐之出

中間即不見乃召子婦詰之云老嫗言來日即
君欲就息婦房中宴飲方責其妄語即便走出
舉家驚愕翌日宅中濃霧昏塞子舍尤甚辛螿
口鼻不可嚮通門閤不能開久之聞語笑歌管
之聲自辰至申昏霧漸釋排戶而入詢其所以
云有一少年與我歡飲器用珍麗筵設華煥飲
饌音樂無不精美我亦忘身為楊氏婦也然精
神頗亦失常即召劉捉鬼者禁劾之不能已聞
翰林孫郎中專主符禁亟俾視之曰此鬼窟在

東南三十里將為神矣何敢為如此事遂書二
符致婦寢室之門又曰知其今日到宅明日定
不來更一日必至宜令其夫洎女使二三人守
之鬼若不得入婦室當變怪于外蓋欲誘之出
也出則不可治矣越一日果至雖昏霧如初獨
不入子舍俄而郡封中惡婦欲奔視制之不得
出少時霧氣解散郡封亦復故孫乃與楊公假
靜宅作壇奏章自茲不復來孫云已囚海上石
室矣

慶州蔡推張偉嘗言之

黃遵

黃遵者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蓄供甘旨外悉歸於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飲是力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閣吏通曰興國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逮吏曰爾筭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聞朱吏數人前遵見一人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諸局始見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駢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

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
母壽尚有十餘年念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
筆注其籍命左右覆奏覆遵拜而出復呼之命
俯階所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
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
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
視吾貌婦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若所傳惟肖
恐人間祭視不常返昏吾慮記之自忘自後遵
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正一畫於地藏院二為

好事者所取厥後十年母以壽終既葬服除遵
一日編辭親識因大醉數日而卒 前進士朱

光復嘗遊興國軍熟知其事

劉德妙

寶元中夏英公為陝西路安撫招討使駐兵鄜
時嘗與僚屬言向自知制誥出守安陸郡有羈
管婦人劉德妙言事頗中因呼而問之爾有何
能為丁晉公所知劉曰某本擇日軍之管婦也
嘗出詣親家憩於汴上柳陰忽一人巾幘紫袍

就已而坐云是扶溝縣錄事有事之府溺水而
死訴于陰官俾我復生至則身已壞然尚得處
於陽間今欲憑附于汝我能知人未萌之休咎
言既驗人必以愍謝汝若事我以此為報某懼
不敢吞洎婦鬼亦隨至他人不見也夫亦不信
則夫婦皆苦寒熱嘔洩不得已事始則火伍中
人來占事悉驗俄而里巷皆知既而公卿之家
呼召相繼晉公不欲管婦出入卿相之門遂度
為女冠丁公南遷某亦連坐編致斯郡實無他

術但萌于心則鬼知之夏曰吾心有一事爾知
之否劉曰知之但乞先書而糊其外方敢言也
某是時吾家貧于執政求知益州遂屏左右書
畢封置于案劉言如所書仍云事亦不諧既而
果然予權酒於彫陰具聞其說

稅道士

景祐中利州道士稅某善妖幻洎符禁之術利
之富民或有所求不與者即為壇於密室置大
桶於前被髮伏劍追其鬼神人桶覆之以石其

人乃病然後假以符水或祠醮謝以財乃去石
遣之其人遂愈市井有鬻籠併泊諸肉者求之
即愈不爾遂化為白鴿飛去或即虫出利人皆
神而畏也嘗怒一僧過野外作法叱之僧是如
植手亦不能舉德行鞭箠僧密訟於官命賊曹
擒捕先沃以火焜之血術無所施獄其遂斫于
市

寇萊公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

唐郎中渭方為郡夕夢有告云宰相至唐思之
不聞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
許入界唐公驚愕出郡迺勞見其風神秀偉便
以公輔待之仍出諸子羅拜唐新飭羈勒致廳
之左寇既歸其子極自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
宜即送之寇果詢茅校何人知我欲此遂對以
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廷譽極於孫漢公榜等甲
成名

魏進士

建州進士魏某者富有詞學履行溫慤家亦頗
豐天聖中屢冠鄉書既預計偕夢一衣緋衣人
命徒執之棄市始謂必捷科第既而不利於春
闈凡三舉皆然後歸鄉間有鄰里少年對語不
遜曰掌之即仆地死警卒捕送于官時裴郎中
守是郡聞其學行為衆所捕推欲翫法脫之闔
郡官吏亦為之言而魏白郡守曰某殺人償死
職也安敢仰累明公某三預薦書必夢緋衣人
命徒執赴市就刑今明公姓裴乃緋衣也某避

迨一掌致人於死市死乃前定也將刑一郡士
庶無不為之嗟惜管師復言

德州民

德州德平縣民某氏者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
頗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
助也慶曆中新構瓦室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
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野人數頭相逐統
其居折柳盡斃牙擊屋瓦明日視之無一瓦全
者泥淖中足迹長二尺餘柳培悉長三四尺皮

盡剥瑩滑如削遠近居民悉取而藏之予嘗親
至平原人說如此亦見其所折柳枝

括異志卷第八

括異志卷第九

毛郎中

襄國張

師正纂

毛郎中晦熙寧初年惟一妻一子處家于荊州
常有一女厲朝夕在其家語言歷々可辨自稱
曰芙蓉家人出入動靜無不察也言與邑君有
宿寃或問何不遂報之渠尚有數年壽耳然所
須之物徃徃應索而至久之厭告邑君謂曰吾
為汝修切果能他適乎鬼曰善因賂二僧俾謂



佛書具疏燭之鬼去數日復來曰僧之誦經妄
矣止誦一卷餘則未嘗讀也是以復來詰其僧
果然鄰家毀之曰此邪魅也何足畏鬼大罵發
其帷幕之私曰此乃邪爾常曰我今往瓦市遊
看毛密遣僕使探其伎藝者歸而詢之一皆符
合其後毛之子中庸調補永之祈陽簿舟行次
石首縣鬼繼至曰解纜何故不相告俾我晝夜
奔赴百餘里足今趺矣至零陵二歲邑君卒鬼
自是而絕余在荊州親見

崔禹臣

崔禹臣熙寧初以職官知濰州北海縣冬夜坐
書閣中窗外有小圃聞若環珮聲又如往來誦
佛書者月色微亮穴窓視之見一物長七尺餘
周身白毛熠耀口中咄々不已遽呼從人擒之
乃鬼也面黥髮蓬身縈藻荇冰乳四垂行則丁
冬遂以挺毆之大呼曰我為若有災來此念經
消穰何謂捶我也即命左右互以巨搨痛擊終
不能斃刃之不傷火之不灼但覺縮小長三尺

許遂錮縛既曉投之火水良久躍高丈餘已復
如舊少選遂沒是年崔以公事久失官崔亦自
有傳 陳向秘丞言

張郎中

張郎中薦高密人登明經第山東風俗遇正月
取五姓處女年十餘歲者共卧一榻覆之以衾
四面以箕扇之良久有一女子如夢寐或若刺
文繡或若事筆硯或若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
扇平天下以乞巧薦有女十餘歲因卜有一仙

女日來教之遇其去即留一女童為伴他人弗
見自此凡女工音律書札不學而自能歲餘女
晝寢忽驚呼而覺曰仙女今日上天赴會令我
與童子偕在園中嬉遊園有一井覆以巨石我
童子曰勿令此女窺井也仙女既去我遂發石
觀之見羣鬼異形怪狀攀緣爭出我驚呼童子
遽取楛乳捶鬼復入取石窒之自此仙女怒而
去既筭而嫁生教子先君與薦善熟聞其事

張司封

建州有張氏夫婦俱四十餘無子居近城隍廟
屢禱於神以求繼嗣歲餘夢神告曰汝夫婦分
當無子我念汝告禱之虔今以廟中判官與若
為嗣既而其妻妊娠生一子名伯玉第進士舉
書判拔萃歷臺省仕至主爵正郎典教郡而卒
其才藻廉劭為當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飭垢貌
蓬髻如土偶判官焉

薛比部

薛比部周至和中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縣其

妻卧疾二婢致藥以殺之薛執二婢送官劾之
伏罪一婢妊娠已數月薛以牒訴其詐遂俱就
戮既而婢與所妊之子形見其室訴于薛曰兒
不當死何以枉害我晝夜聆其語然家有言凶
鬼亦以報薛後監鳳翔府太平宮則鬼不至他
所則來嘉祐中薛自尚書外郎出典涪州行至
始平縣鬼曰公將死無用往即乞分司歸長安
不逾年遂卒

評曰父母殺子於官理置而不論矧在胞中

形氣未具者乎而遽有寃死之訴豈釋氏所謂宿世者如是耶

張靖學士云

陳良卿

進士陳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禮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導入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清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而義理邃博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為直言極諫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岳陳曰堯乃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

而王棄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官未立侯他日應乃許以十年為期既寤甚惡之為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全州荆官道出岳州南一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召遽驚覺喟曰豈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復執書帙卧讀之晚食具呼之已卒矣夢中約以十年乃自得夢至辛正周十月耳豈鬼神不欲明言以一月為一年乎

羅著作

著作羅紹漢陽人居府五通神祠其隣家歲畜一豕以為祀神之具豕無欄豢多壞羅之藩籬入其宅且穢污之羅屢誡其隣殊不少聽紹文擒其豕截去一耳鄰人見之不勝其憤日夕訴於神且云此豕本是神所享今為羅某所損歲已乏祝願神連報之既而生紹與其弟各無一耳余親見之五通神能禍福於人立有應驗其可駭哉紹進士及第終著作佐郎云又公安富民鄧氏者少時因見一人交即戲以刃斷其勢

後生二子俱闈初為荆南牙校其狀貌真闈也事與羅紹相近故附之

卒都官子言錄

陸長緒目錄作長孺

陸長緒吳郡人第進士以職官知襄州穀城縣其為政務疾惡而遂室外暴察苛急視羣吏若仇讐朴槌殆無虛日一日晚坐廳祀有黑犬自門直入怒目狂吠躍而升廳陸號呼群吏競持挺逐之入吏舍忽不見既而陸妻死遂百鬼進其舍陸子幼有數婢往、白晝見少年入婢室

陸大怒縛羣婢榜掠至鬘鉄烙炮以訊其姦而終不得狀又堂前舊作盆池植蓮一日盆出於外而無發掘之迹遽命埋之越宿復然陸自臨視照水見其形冠服非常而立侍皆群鬼陸大怖又有聲於梁棟間漸與陸語索紙作詩始見數字在紙每讀畢一句則一句出而前句旋滅其語大畧皆譏戲陸也如是二年解官怪始絕長緒自為人言如此

寇侍禁

寇侍禁立嘗為三司大將與同列李其者皇祐中郎督香藥往廣信軍納畢回京宿于定州永樂驛之堂時苦寒乃熾炭炷燈擁爐而坐夜將二鼓李某先寢堂後啣然如小豚相逐亦不以為異俄頃門轟然大闢一媪長二尺許蓬髻偃僂而前以口噓燈焰碧而將滅寇大驚以杖擊之媪走寇逐之顛抵門扉偃仆于地即開堂之前問將走外廳呼其從者忘廳後之有屏也頭又觸之而踣曰大呼驛吏與僕斲秉火而至

見寇頭破血流燈檠且折門閉如故李以被蒙
首伏床下詢之驛吏云嘗有斯妖出自堂後古
城外穴中寇自說如此耳

張尚書

張尚書存冀州人家富於財策進士第累歷臺
省館閣清要之職致政歸鄉閭一夕圍人見一
犢盜食馬粟逐而捶之但見白光奔宅門遂失
之門閉如故翌日張病肌骨痛者數日聞策杖
詣為廐問圍人云旬日前夜見何物圍人曰見

一犢竊啗馬粟擊之化為白光而去張曰後或
見不可擊也圍人頗疑之歲餘病亟閤者見一
犢自宅門出追視乃不見俄聞宅中哭乃尚書
哭也

朱左藏允中言

姜定國

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
長而貌很怒氣勃然謂定國曰吾身長丈八
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魘號呼拒之而退明夜
復夢如初大懼乃徙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

客取刀斷之少頃一蛇復至客又殺之
明日度二蛇果長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
幕職官 聞之言推官仲密

傳文秀

禮寢副使傅公文秀嘗自京挈家歸鳳翔府陽
平鎮之故居既而其兄之女為物所憑暮則靚
妝麗服處帷帳中切：如與人語家人問之不
對若是者殆半歲邠有善制鬼者羅禁以其能
符禁鄉人呼為羅禁傳召使視之遂以法劾其

女乃云吾韓魏公之子也昔侍父鎮關中以病
死于長安驛舍昨日傳族經由悅其女美因而
壻之羅再三訊詰辭頗屈伏遂去後數夜號呼
於堂下曰汝雖絕我婚當歸吾子也再飲之以
藥下塊肉如拳自此不復至 董職方經臣言

胡郎中

胡郎中楷慶曆中偶會於真州嘗言有親舊赴
官湖湘舟行至鄂岳間舟忽不進舟人亦無以
施力其人焚香奠酒披秉再拜懇誠以禱良久

舟安然而逝他船見其舟後有枯木查牙躍高
數丈復沈于水不知何物豈蛟龍之變化乎

僧行脫

長白山醴泉寺乃景德寺西禪院之下院也歲
久頽圯僧行悅志欲營葺因靈巖市岩川董將軍
莊大木百餘章有大榆其上巨枝歧分向因雷
雨枝間有大足跡長僅三尺僧伐視之上下如
一因斷為數十百片俾其徒偽稱佛所踐履持
之化誘諸郡三歲得錢五十萬寺宇一新頗極

壯麗事在天禧中季省山人目覩

評曰佛之徒以因果禍福恣行誘脅持元元
死生之柄自王公而下趨向者十八九悅又
能假詭異之迹俾夫庸懦者破帑傾篋而甘
心焉嗚呼人之好怪也甚矣

康定民

康定軍未建時古城卑缺人得而踰有邑居王
某與北郊村民聯親景祐五年秋村民為子娶
婦王趕其花燭中夜二媼家友爭紛然王不喜

遂於廚中得爨餘柴柱長三四尺持之以歸時
月色微明行二三里過古道有小兒約十數歲
遽來時王衣裾啼哭不已問其家亦不答乃力
解其手未數步又來相逐遂以所持柴枝擊之
即仆地不聞鼻息王默念曰兒定死大懼又慮
路人見而迹露乃疾走喻毀垣而入翌日不敢
出門恐官捕殺人者日既高不得出里巷伺探
消息寂爾不聞遂由舊路覆其事惟見一朽腐
棺板長三尺餘中微骨折尚有火煤之迹其古
道左右皆土崖高五六仞居民多穴之以瘞小
兒蓋游竟憑而為變耳

鄭前

治平中武昌縣令鄭前嘗覺膝理不寧晝寢曲
室夢一老父古衣冠揖鄭曰君小疾煮地骨皮
湯飲之即愈鄭曰素不奉展何故至此云我西
漢時與君嘗聯局事君已為二世我尚留滯
幽壤即詢其名氏云前將軍何復或欲尋吾所
居可來費家園也臨別口占詩一絕云與子相

逢西漢年牛成枯骨半成煙欲知土室長眠處
門有青松澗有泉鄭官滿之鄂渚遊頭陀寺山
下城小路見叢薄蔚然問寺僧乃費家園也道
次有斷碑字已漫滅惟有何復字可辯冢前有
澗水泊老松數株
王承制允成時為巡繳具
知之

陳州女厲

慶曆皇祐中陳州通判廳夜有婦人嘗出與人
笑語或見其狀頗美詢其名氏曰我孔大姐也

本石太尉家女奴以過被殺問何不他適云此
中亦有所屬安得自便耶時晏相國鎮宛丘屢
倚新教作小詞未出鬼即嘔唱於外或早暮人
有登廳記忽於掖下作大聲人恐怖則笑有市
買卒時被驚喪所持甚苦之遂常以刀自隨後
復來驚隨殺斫之數夕但聞呻吟日聊與汝相
戲何故傷我如是自此遂絕

括異志卷第十

鍾離發運

襄國

張師正纂

鍾離瑾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
許氏居一日諭其昏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昏
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抚之臨
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
有他言君視事少間歸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戚
容且疑其家叱罵誌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

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丑歲育
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己女今明府欲得媵妾
胥與媪以某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
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媪以審如女言誠家
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
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侯獨能
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子同有季子願得以為
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久之君夢一
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曳息辱賜於君

然得請於帝願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來
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今鍾離氏有仕
籍於朝常十餘獨出君之後故世為肥之冠族
若許之名爵父老已失其傳嗚呼二君之用心
非有未於世者特發諸至仁耳彼附貴而親覲
然自以為得獨何人哉施報之事儒者蓋鮮言
若蛟龍斷地杜回結中千古豈苟傳亦有以警
勸云

蔡侍禁者故叅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屬也景祐
中常為京城西巡檢一日冠帶坐廳事有綠衣
蒼頭展刺云即君奉謁旋見一少年狀貌如十
五六人衣淺黃衫玉帶紗帽升階拜伏自稱即
君云前生與兄為昆弟固請細拜蔡知其異不
得已受其禮與之偶坐凝定神思拭目熟視之
曰即君必天地間貴神也何故惠然相遇曰先
居安上門譙三十年今期滿為皇城司主者所
遣故詣兄求一居止之所蔡曰其之解宇湫隘

豈堪即君之處也即詣西廡下貯蒿秸之室曰
乞糞除之補隙封戶得此足矣乃辭去蔡亦徧
俛令從者潔其室而扃鎖焉少時有虹梁自東
南抵室門而止驢駕橐駝負載巨橐者固知其
數復有金飾犢車垂珠簾張青蓋者數十乘又
有衣錦袍屬橐鞬而騎者執搨而趨者左右前
後六數千人有伶人百餘衣紫緋綠袍奏樂前
導即君者乘馬按轡徐行其後又有臂鷹隼率
獵犬洎四夷之人數百偕入於室中大抵類車

駕之儀仗他人弗之見也俄頃即君復至叙
謝再三幸得居此必無絲毫奉擾苟有凶吉謹
當奉報但勿令家人兀壁竊覘或要相覲宜焚香
密啟即至矣言訖不見蔡氏舉族大恐怖雖白晝
不敢正視其室月餘寂無他怪間聞合樂聲如
聞風傳自遠而至者自此恙不懼蔡之細君
由隙窺之見即君者乘步輦擁姬侍數百皆
有殊色樓觀壯麗池館邃袤若宮室然蔡有男
卒已十餘年亦侍其側因燔香已告即君即至曰

嫂何為者對以求見已男曰嫂子在郎君處甚
樂無用見恐因驚而他適則有所苦懃告以母
子之情呼出母見即大慟急就之遂減去嘆曰果
驚去矣又數月遇蔡誕辰誓紈素數疋以為壽
舉視之若煙綃霧縠又如以蛛絲組織而成固非
女工之所能杼軸也逮半歲來告曰兄已
授明越巡檢明日宣下今先兄往彼擇闈室而
止焉揚子江神相與素善恐知是親戚故起風
濤相戲不須憚也言訖即不見虹梁自室門而

起南望無際輜重儀衛如來時翌日果徙明越
巡檢將至任一日即君食前方丈悉水陸珍品
顧蔡曰非故敢為異味有恪於兄恐不相益耳到
任又半年一旦來見曰與兄緣數已盡從此辭
矣復由虹梁而去竟不知所適蔡族亦無他咎
故客省張公允守平涼之日說斯事公台有傳

白鬚翁

嘉祐二年大理寺丞常洵為荊州潛江縣尉因
徼巡至徑頭市路次草中有二女子年十三四

裸形如丐者偃偻出馬前云是苦八娘家女奴
來投官乞命詰之一婢云媪怒我啗殘食側里切
數鬻鞭笞百餘又以火箸遍灼我身一婢云我
佐勞少息不覺媪來怒我不起懸我足於梁以
刀割我尻肉悉褫去衣襦內空困中不食已三
日矣常問何以得來云適有白鬚翁至困前呼
某等令躍出某云饑億而困且深不可踰又曰
但躍不覺隨散而出乃引至官道云立此少選
有邑官來可翹以脫常至縣逮黃媪詰之一皆

承伏即送府時魏侍郎璿尹荆南劾治具款贖
金而釋之媪今尚在其悍戾殘忍真狼虺然嘗
適數夫或凌虐而致死或恐驚而化孺前此婢
媵潛被戕害者數人每陰晦則厲鬼呼嘯所居
之前後媪叱之即泯然噫白髮翁豈神靈乎
指導二婢復生可謂明且仁矣向之被害者茹
歎銜恨於冥漠中翁宜白之真官以直其寬易
為力矣而今令幽滯於黃媪之室豈向所殺者當
死耶不然凶暴之物鬼神示憚之也不可致詰

矣斯事常洵自云

韓元卿

韓元卿泗州人也景祐五年第進士皇祐中為
陝州推官監司俾鞠獄子武昌事訖歸夷陵至
荊州黃潭驛忽持力自到喉雖斷而未死祖擇
之時為荆湖北提刑韓之同年進士也即視之
韓不能語但舉手如索紙筆狀因授之書云賊
濫分明罪宜處斬乃棄筆於地祖命取桑根線
縫其創自以手褫去翌日遂卒先是元卿調于

京師結稱無婦娶富室之女資送良厚泊挈
之到任則故妻在焉有男女數人矣富人
之女欲以書訴於家則隄防甚密無由而
達歲餘詔抑而卒又不敢推屠于外但裹
以裊席瘞于廨宇之隙地韓既死方具
柩而歛焉賊濫之誅豈非此耶

李敏

李敏嘗為兗州奉符縣主簿會岳廟炳靈公殿
歲久再加營葺命敏督其役或曰宜先具公裳

再拜啟其事於神李不應遂徹瓦永半黑雲
滿殿庭風電大作李始懼披簡拜階下仰視神
座帳上有黃龍長數丈震霆數聲穿屋而去
凡捐稼百餘里炳靈公自後唐明宗聽醫僧之
語遂贈官立祠余謂龍蟄于神帳七因徹尾而
驚隨風雷徙去未必神之靈變也向少卿宗道
云

樂平港鼉

潭州樂平橋港乃湘之支流傳有鼉能變怪食

人歲有溺死者天聖中市民李姓者弟溺死不得屍以為鼉之食也李民痛切無方以復其寃因刺掌血濡墨作章夜醮奏而焚之祈達於帝是夜夢吏若道士盡天神之從官者駢民以行久之至一處深嚴虛潔若大府廨而屏之外有數吏以鐵索繫一物長數丈如龍而一角日光如電甚可畏吏指告民曰爾將與此共見也民方悟為鼉妖已而俱入立庭下遙視殿上若有物往來而不辨其詳有頃一人下殿呼曰江

鼉肆暴枉害平人決鐵杖一百處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穢上瀆高真宜付王碩決脊杖十五遂俱駢出民覺而歷誌之常惕息寅畏懼罹罪咎杜門不預外事後十餘年侍御史王碩知潭州民生遺火延燒一坊伏罪竟如所夢得之長沙僧寶珪云

遵道者

僧令遵陝州人也多智數善附麗推勢天聖中出入劉皇城家因而名聞宮掖莊獻賜與巨萬

於陝州造一寺，脩極壯麗，凡用錢十餘萬緡。嘗自安業南街乘馬而西，呼僕取墜策，時有瞽者坐茶肆前，仰而言曰：「僧豪也，遵異之過百許步，下馬復來揖之，未已，即曰：『豈非墜策之僧乎？』」遵曰：「然。」復曰：「若之聲名，嘗達天聽，有之乎？」僧曰：「有之。」因問將來之事，良久曰：「自此十五年歲在丙戌，當有大禍，宜杜門避之，不爾，免死為幸。」僧不懌而起，既歸陝，具以瞽者之言告其徒，咸曰：「遵道者，戒行素嚴，禍何由而至？」以謂不然，至慶曆

六年，傳岩淵馬道人將圖不軌，陝有市民六預其謀，民將自陳于官，審詣僧謀之，僧曰：「若自首于郡，不過免死而已。」我有至人在京師，地連

但持我書詣之，因其言以達朝廷，豈止免罪當獲重賞，民從之。行至洛黨中，二卒告變，籍有民名，捕得盡道，所以然之狀及出，遵書時薛紳守陝，郊大怒，遂黥遵為武昌城卒。

董中正

董中正，宿州高資戶也。邢州僧慈演者，寓外宿

有年矣畜錙千餘萬寄於董室其後僧病且死錢遂沒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邢州不酒呵詆待我還爾錢數日卒其長男為符離衛校既殯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錢有人監督甚急乞少緩詎敢詆調也既而又死宿有樂人張遂自岱岳回出徐州界張弓手店見衛校者躍馬而來問何之曰大人有少緡錢為券約不明在兗州對辦暫往省問若今歸即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

作書也張至宿詣董宅將道其事方知董之父
子皆已死矣

四會縣尉呂邈云

同州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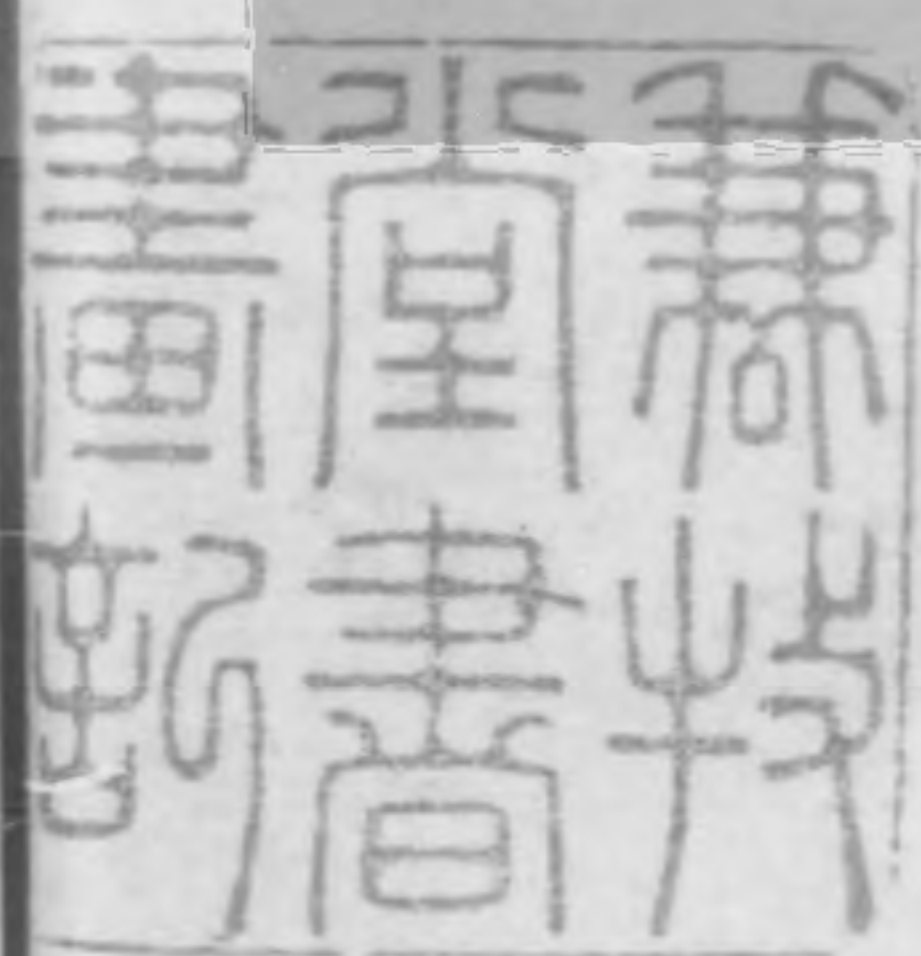
同州馮翊村民寶元中有牛生一兒旋失之民家有老翁八十餘恒則來與老翁共語人皆聞之忽謂公曰我昨日往延州與羗賊交戰南兵失利劉石二大將皆為賊擒鄰里相傳喧然聞於邑大夫方將逮翁詰之後三日敗問果至自茲州縣屢有呼問兒謝翁曰我住此令翁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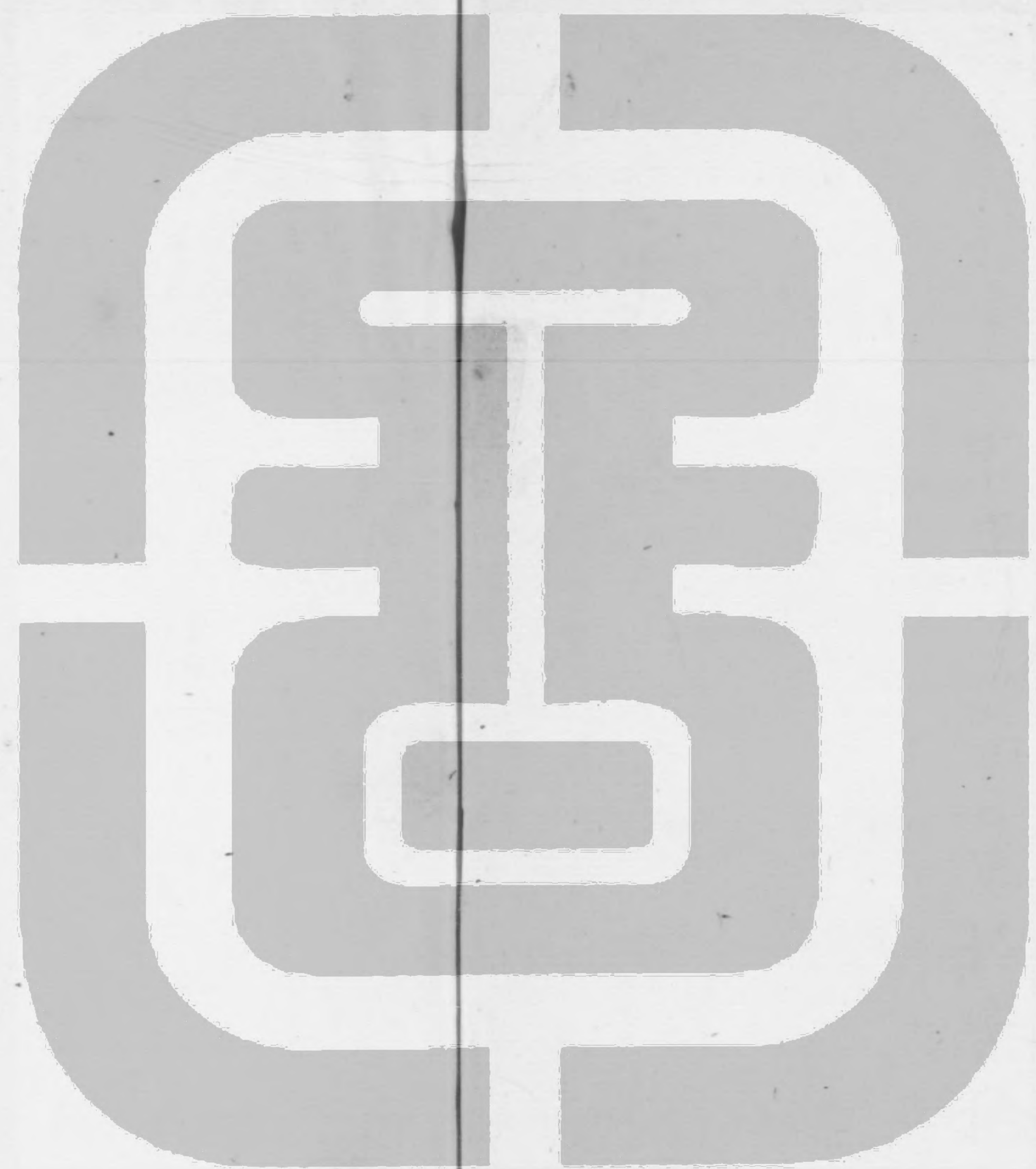
寧遂去不復來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仲春癸丑日長洲俞約齋錄

隆慶六年歲壬申正月二十四日買於樂橋南書鋪穀記

括異志卷第十終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

書